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家鉉翁 李庭芝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簽書劒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遷荆南

制置司改辟西川入為太學正丁父憂服除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飛蝗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弭災咎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誑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為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悦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

裔有居溼頭鎮者棟為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尋加直祕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等為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除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寃獄至為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宮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為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急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

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遷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崇政殿說書繼遷吏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泰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奏事以舊職奉祠

度宗立為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遷工部侍郎仍為
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權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遷禮部尚書加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賔客進同知樞密院事
兼權叅知政事拜叅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
院言于朝乞棟為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尋授資政
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宫復依舊職
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虎言罷仍奉

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克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内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

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
盤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吏調嘉定府
司理叅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希得緩彊
扶弱聲聞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名審
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徒步至侯官
吏不知為通判也召為國子監丞遷大府寺丞時暫書
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時帝斥逐權姦收名名
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内察

脈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名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

之機非獨闇主而明主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内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宫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斆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凴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

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税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為而不少伸國法令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

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
決不用史嵩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
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雖以病告曷若留
奉內祠侍經幄亦足為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
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
豈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惠
民局帝皆以為可行進祕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提
舉常平役法久壞臨川富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

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祕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僞號崔太尉者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措授方略不五句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静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静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毋喪免召為祕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辨且曰君子犯顔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

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為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之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子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

撫使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敘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召為户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閫帥乃進焕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為之廣募水軍造戰艦蓄糧食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為工部尚書兼侍讀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宫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勞士卒

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廪勸分全活者衆꼼寧江軍自建
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
聞之一再降詔奬諭加寶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
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乃
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
務兼權參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尋授參知政事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

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任詔不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虚譽盖有誦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為帟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蜀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廪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録奏藁橘州文集

包㤄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㤄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為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㤄部諸將為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為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檄平寇還武學諭宗

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温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大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為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

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蠛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遷侍右郎官尋爲大理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廌因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

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内以歸愜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愜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愜愜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為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愜守

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
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
指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奏惻然罷任事者
即歸民田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名為刑
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
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
姦吏治蠹獄課盈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
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

地日月其閑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㤭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㤭為程顥程頤㤭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卧簀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作書别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賻銀絹五百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歷官爲太學錄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輪對乙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秘書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曰奏實功曰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曰擢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爲萬世之法程昭德塞違以示百官之憲度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直舍

人院遷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堯道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進帝學發題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為國子

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
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為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
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
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國史實錄
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
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
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
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

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甲近顧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慮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

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
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
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
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
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
不可不謹也遷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
豈朕不足與有爲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
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甞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使者交薦

之調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剸繁裁劇稱臨安府尹馬
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
例戢吏卒苛取發運使趙與𥲅兼提點刑獄屬㮣檢覆
雪無錫翟氏宽獄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税贏
光祖蒞敬之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分和糴按籍均敷
發運使王爚提點刑獄孫子秀俱特薦于朝簽書臨安
府判官不為權勢撓有為淮東提舉常平辟㮣提管㮣
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强㮣行遂拂衣

去朝野髙之主管城南廂聽訟嚴明豪右益憚之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為勢要官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無不聽命又力拒户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奬焉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鞫封樁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

石廼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
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矚度宗怒
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
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𣪍己帑
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
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
之遷户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敝上進故事

首論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悦匄祠不許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爲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税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寛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償府庫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楙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

折運民食不至乏絕民各祀于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為殮者廼以十萬楮置普恵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敘改法與廟堂爭可否辨偽關獄救八倉虧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獄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進觀察使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椕迄不奉命以寳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徳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辭累詔不許専官趣行甚峻椕入見

首言雩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摇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椒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大元

以鉉翁介之禮戍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廼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

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産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頴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强從之未浹旬

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熈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効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已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

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輿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為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大兵在蜀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𧩹為淮南制置李應庚為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璮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

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壇兵殺壇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壇于喬村破東海石圍等城又明年壇降徙三城民於通泰之間又破蘄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

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大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為武鋭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塵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

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
又敗文虎以輕舠遁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
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
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
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
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擕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
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
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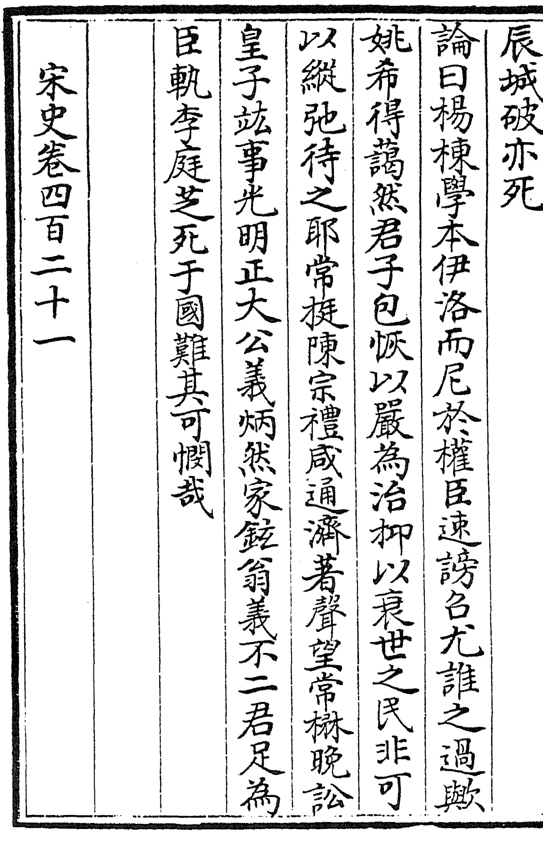
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芘之止
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
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大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
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
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十二月大
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德祐元
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
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

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死闔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參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從夏貴知揚州貴不至事遂已十月大元丞相巴延入臨安留元帥阿珠軍鎮江以遏淮兵阿珠攻揚久不援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

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宫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宫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珠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使者持詔來招

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珠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珠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

州城下𤰞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名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没水死知興化縣胡拱



辰城破亦死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尼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歟姚希得藹然君子包恢以嚴為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著聲望常楙晚訟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二君足為臣軌李庭芝死于國難其可憫哉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一

林勲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牛大年

程珌　陳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勲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

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令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

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

書記其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萬人令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

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劉才卲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揚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卲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爲贛汝二州教授復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

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祕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宫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卲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注擬行之而便遷軍器監既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爲牐與斗門以瀦匯決漑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

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樾溪居士集行世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為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貟文館今兹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

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報聘兹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為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為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

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嵗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

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
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
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横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為名而
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
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
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
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
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

自處乎況比年以來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遷刼我
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
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
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
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為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
取笑外蕃為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
信其說而不寤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
無人乎哉古之外蕃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

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内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外人之姦

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
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嘗敗外邦於淮甸雖未能克
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
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
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
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
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梓宫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兾遂

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邉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逺姦衺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為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别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尼堪之已死外邦内亂契丹琳雅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

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疏入不省後忻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為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蔺薦為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埸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

小人以民隱為憂以邊陲為警則政治自修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它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奬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堂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寃白於長官釋之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

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於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為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

自可詳究事實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
初廣西鹽易官般為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
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
具驛奏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雷化
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至轅門斬之光宗即位遷浙
西提點刑獄尋名為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
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

人主官職未嘗倅遷韓侂胄嘗遣其客客誘以諫官俾
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
戶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
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
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
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宫中外疑懼
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他事不合求去

三聘謂丞相今泯黙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别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闕庭之内閨門袵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遝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即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

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為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胄為相指三聘為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胄

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名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
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謚忠節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
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
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兼
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迕丞相史
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
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名遷祕書少監太

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廟主闕下逮羣臣分别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守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横歛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槖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

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閒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迓丞

相意力匄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丞

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箝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鷩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為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為一列每室之後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

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為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為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廟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

文集

程珌字懐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遷主管官告院歴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郎官祕書監丞江東轉運判官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遂復舊職遷浙西提舉常平又遷祕書丞升祕書省著作郎尋為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遷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直舎人院遷起居舎人兼職依舊權吏

部侍郎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仍兼侍讀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授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子五上疏乞祠以焕章閣學士知建寧府授福建路招捕使以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宫進封伯進敷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改知贛州皆不赴進封新安郡侯加寶文閣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舉祠又加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

學士致仕卒年七十有九贈特進少師珌十歲詠氷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珌舉家大驚珌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瞯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珌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爲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珌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珌珌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楊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

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托尊而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為之振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

矣遷軍器監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内安撫司公事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直寶章閣為工部郎官入對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遷守祕書少監宗正少卿升祕書監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

泰二年舉進士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輭不任臺閫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幷饑民作亂仲微立名首亂者戮之籍閉糴抑强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乆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它日沿檄過寺其徒乆揭其事鍾上以為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

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
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問立決改知崇
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吏
無所措手通判黄州職兼餉餽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
興賴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辭曰職分也何最之有復
通判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
迕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
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禄餌可以釣天下

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畧曰誤襄者老將也夫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

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旨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晃旒朱輪華轂俯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彊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怡優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恥敗之

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人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龐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栅折樊罅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

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祕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我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禀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寠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

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恥作縣滿秩謟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衺一不察焉

薫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為能或詭許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説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眞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鐫二秩明年三月又奏楊長孺寢

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是冬拜右正言紹定元年進左司諫四年正月遷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權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别異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鐫兩秩詠復上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鐫秩徙潮州成大天資暴狠心術嶮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尤

嗜豪奪冒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字孝章參知政事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為恥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摇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

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鐫二秩放罷胡夢昱追毀除名勒停覊管象州知孝猶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狀變詐如此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内外各務靖共以杜亂萌

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謄牒示尊信邪説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名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為高致以共命為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趣名之人計其程途限以時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名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鐫秩罷郡知

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遷右司諫進右諫議大夫五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越月進兵部明年理宗親政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令提舉嵩山崇福宮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鐫秩罷祠泳復封駁繼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鐫秩徙瑞州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領袖庶頑懷諼迷國排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醉從官之家侵欲斂積不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

為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濘為三凶卒以貶死天
下快之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勲之於井地可謂審矣劉才
卲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為忠懇卒
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曽三聘之不汚韓侂胄孔
子所謂嵗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徐僑之清節度正
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不至於大
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珌之竊取富貴梁成大李知孝甘

為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舉人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四百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二

吳泳 徐範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塤子蒙 趙與篙 李大同

黄凿 楊大異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為軍器少監

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祕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輪對言願
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
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壯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
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
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國
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
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

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為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

顧中矣火災應詔上封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歛之原既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絶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内涸之形見矣遷祕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為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

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
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
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
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
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
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
言論闓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
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

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提舉太平興國宫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温州赴官道聞閩温州饑至處州乞蠲租科降救饑者四萬八千有奇放夏税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與之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集

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於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丞相趙汝愚

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
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冑將寘
言者重辟閩士佈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
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冑果大怒謂其扇揺國是
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徃禁錮十餘年
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辟江淮制置司準備
差遣屬邊事紛糺營砦子弟募隸軍籍者未及涅洶洶
相驚一夕秉燭拍刺千餘人踊躍爭奮差主管戶部架

閣改太學録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紓一時之急獨奈何坐視其無救而以虚文自蔽哉願懲既往之失廢無用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勾外添差通判澤州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耆修不若詩書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

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舛矣遷國子監丞從大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文饒為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郤之調慶元丞相史

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又捄太學生寗式近學官匄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改知道州葺周惇頤故居録其子孫於學宮且周其家紹定四年行都災韶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入為國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明年轉太

府寺丞遷都官郎官遷尚左郎官未幾拜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

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
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
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
臣猶以為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
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
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
予祠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
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名論事益切去年督

府之遺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𨻶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為了翁罪驅庭之名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㫖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材煥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名還處以台輔又劾秦陳洵益刑餘腐夫粗通文墨掃除賤隷竊美威權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免二相韶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疏洵益

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慼頞謂韶曰曲為朕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稱提官楮韶疏極言其敝嘉熙二年名明年上疏乞寢名命云端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歳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為臣竊論以為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卧薪嘗膽使上

下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他莫有
以為說此其不敢進者一史宅之故相子予郡外議皆
謂扳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至再今聖斷赫然
用舍由已人才一變矣環視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擯棄
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
為郎蜀受兵方亟廟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於家而
言者攻擊不已臣妄論以為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
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敵

情者嘗試其說於閫外不知事勢推移遂竟罷廢而款敵無功者白麻揚廷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進者三又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退惟聖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出臺傳聞其人謂臣受廟堂風旨故決意匃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竊恐或者議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重不敢進者四四年詔趣赴闕辭還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

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宮媪國本韶不答上
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
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
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
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
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
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
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

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葢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悦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為李杜兼侍講累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禄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

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旣歸三辭仍舊職提鴻慶宮淳祐元年詔被召再辭詔本州通判勸勉赴闕遷禮部侍郎三辭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正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覬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耳又曰陛下

所謀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令諸國戚命婦闕若女冠尼不因大禮等輙求入内者許臺諫覺察彈奏乙申嚴禁廷之籍以絶天下之謗世臣貴戚牽聯並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進將何以抑之耶又曰今土地日慼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剥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為陛下强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

之名況議論紛然賢者不過茍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
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
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日闢之道路德
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思獨不及於一枯胔威斷
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
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於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
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
許又三疏乞歸時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韶奏

云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為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黄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韶同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

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専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韶上疏爭之甚力

未幾琰昴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職韶復上疏留之七年韶十上疏乞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宫時直學士院應𦾔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韶内祠未報韶陛辭疏甚剴切其畧曰彼此相視莫行其志而制裁庶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束而臺諫之口可鈐朝廷之事所當力爲不可枚舉皆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即出國門力辭道次三衢韶趣

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祠萬壽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王邁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為潭州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擿其謬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

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貫之俄名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竒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

抹楮幣第一義也又言修内司營繕廣内帑宣索多厚施繒黄濫予嬪御若此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屛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危聞邁所對善之帝再相喬行簡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相姦憸刻薄天下所知復用

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
君不可欺大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
著邁由踈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爲改容言者劾邁論邊
事過實䫉了翁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
祀雷雨邁應詔言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冶
伐性初秋蹢句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
以怒也隱刺覆絶攸熺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率
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

恐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遥相
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
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
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邁前疏妄
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州贛
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
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
不及之歎帝以為然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

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徹龍翔宮立濟王後為先時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名力辭以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祓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畒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彊記紹熙四年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時李𡌴開鄂閫知彌鞏持論不阿辟諮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首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

見洪咨䕫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名災異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戸為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為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為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㣲之休寧有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刼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

為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乃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為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匄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匄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為其寄理已仕則為其排擯皭然不污有如此五子長肎之終刑部郎官

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胄之子蒙卿咸淳元年進士調江陰軍教授蚤受業巴川陽恪為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為法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為第一嘉定十年

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
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
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
元魁百人而思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
君始塤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塤始得無嫌乎徑部
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宗即位詔求言塤上封
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
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污故為天下

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莅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塡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名爲太學録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鋭乆則怠始之明乆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

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於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吳潛汪泰亨上彌遠書乞正馮榯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惲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為袁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嘗子乞謚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

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愍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者覆議合宦者陳洵益欲改塤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同羣心蚤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内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匄去添

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名為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禼沈該耳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令日所當謹也次言内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謚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埍出知常州改衢州寇卜日發滎坑遵江山縣而東埍獲諜者即遣人致牛酒慰之曰汝不為良民而為刼盜不事耒耜而奉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

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治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墳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横貪害墳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墳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

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垍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狗于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名及為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為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為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

妄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糴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
㪷以培根本令任用混殽薰猶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
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塤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
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塤家居時自娛於
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
身可復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
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没於辛丑歲塤曰異哉我
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子矣吾死矣夫子

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呉子良奇之妻以女為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為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録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貶建昌軍簿録其家惟青氊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趙與篡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差主管官告院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嘉興府遷知大宗正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為都官郎官加

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進煥章閣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農少卿仍兼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獄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司農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命官權兵部侍郎遷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為真兼戶部尚書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皆依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

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暫兼權浙西提點刑獄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權楊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楊州尋兼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提舉洞霄宮復為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贈少師與簋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矣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為秘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闕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為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語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遷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遷吏部侍郎進工

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
黃榦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
而榦亦以道自任反覆論辯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
進士為瑞昌主簿兼文思院知廬陽縣五溪獠獷悍榦
為詩諭之獠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經總制有
額無錢俗號殿最綱榦會十年中成賦酌取之閣免逋
負錢額鈞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

丞歲餘三遷當乃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匋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當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告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為濟糶倉為抵當庫葬民之棲寄暴露者為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入粟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葉適謂當條目建置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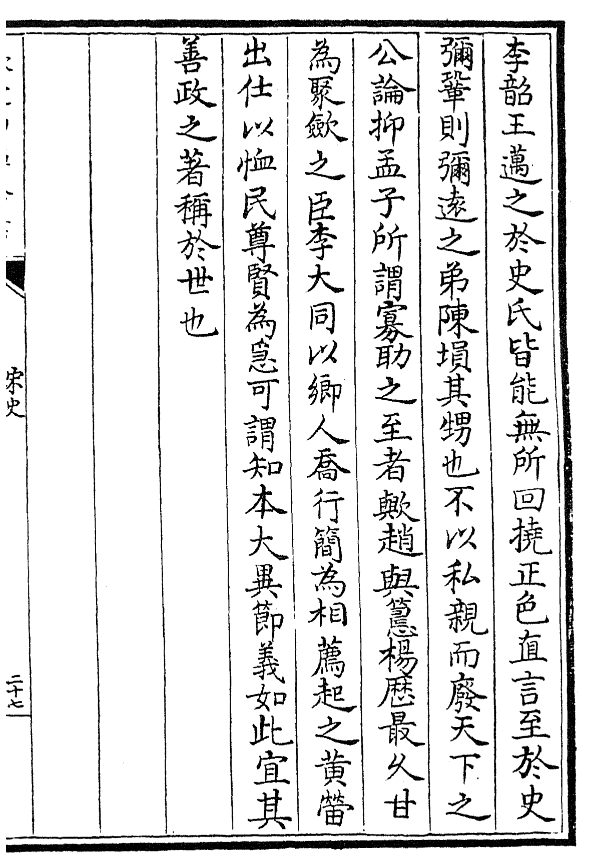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祥避
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
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兎之瑞事聞於朝褒封至孝公賜
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
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
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
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
提刑趙與簋大怒据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遠尉邑

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為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賞遷吉州户曹改廣西經幹復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閫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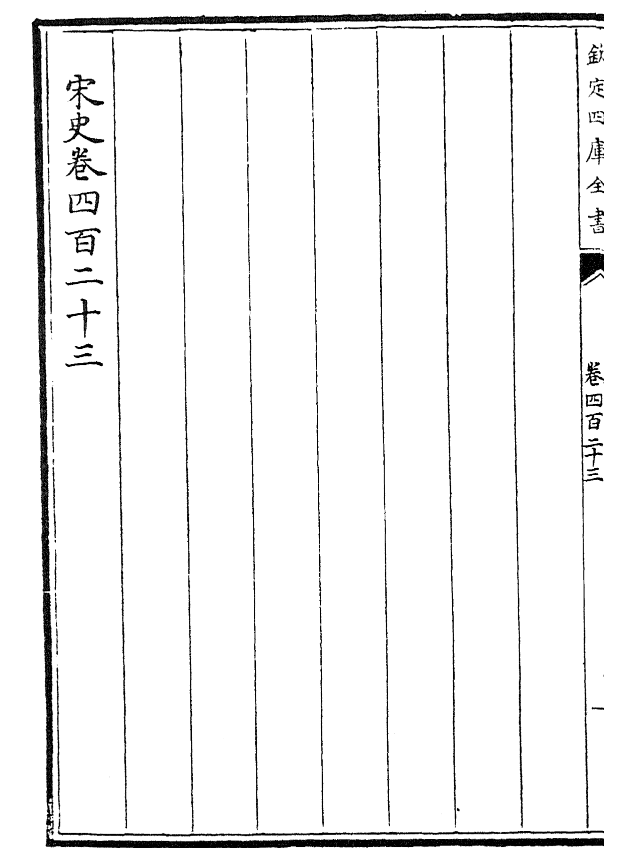
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寃獄者七名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兼庾事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時常平司逋負山積械繫追索姦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相江書院以祀九齡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

所至姦吏屏息寇盜絶迹凡可以為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為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㫖條析理學食祠禄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在忠義傳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吳泳



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塤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𥲅楊歷最久甘為聚歛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為相薦起之黄疇出仕以恤民尊賢為急可謂知本大異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於世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